

# 来自“第四世界”的声音(下) ◆ 宝利

## 土著居民的维权运动

17世纪初,西班牙统治下的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自治区”发展了自身的抵抗形式以对付外来的人侵。他们有社团的钜拒,允许他们设立起财政储备以完成其贡献和其他义务。土著居民以合法的所有权凭证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并学会如何进行请愿和游说,这些都是在西班牙世界中谋求政治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20世纪中期之后,全球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联合国的非殖民化努力,对于土著居民大范围组织起来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起到了促进作用。1966年,联合国通过《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1977年9月,联合国召开保护美洲印第安人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38个联合国成员国代表。美洲地区15个国家的100多名印第安人代表在会议期间向世界报告了土著居民的悲惨境遇,以及他们遭遇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灭绝政策。

我们可以从一份美国1928年出版的调查报告了解到印第安人的境况:

印第安人收入仅200美元,不及全国平均数的六分之一;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脱节,不能适应印第安人的需要;食物单调,缺少水果、蔬菜和牛奶;医疗条件落后,疾病流行,特别是眼疾肆虐成灾;死亡率居高不下,婴儿死亡率高达19.07%,而白人则为7.08%。

## 地球上的“第四世界”

1970年,加拿大土著民运动领

袖曼纽尔当选为加拿大全国印第安兄弟会主席。在一次聚会上,坦桑尼亚驻渥太华高级委员会一等秘书姆布图·米兰多告诉曼纽尔,殖民地各民族的政治独立,那仅仅是第三世界,当土著各民族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为根据成为他们自己时,那就是第四世界了。这是曼纽尔第一次听到“第四世界”,姆布图的话让曼纽尔开始思考第四世界的概念。

曼纽尔1921年出生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东部的土著舒斯瓦普人某部落。他小时候在爷爷奶奶的抚养下长大,然后被政府送到寄宿学校,接受“白人”教育。年轻时,他为了养家糊口,经营过农场,也从事过伐木业。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在舒斯瓦普人社区和部落从事政治组织工作。他意识到,要想让印第安人消除贫困,重建文化,并获得政治经济权利,就要把印第安人组织起来。

1971年,曼纽尔前往新西兰参加“对毛利人发展项目的评估考察”。在那里,他发现毛利人就像印第安人一样,“世界上还有其他一些族群与加拿大印第安人有着同样类型的经历”。曼纽尔认为毛利人与印第安人可以互助,这种互助同样可以在社区里组织起来。他提出关于社区组织和国际合作的想法,并且得到了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梅尔·托纳斯科特的支持。1971年,曼纽尔和托纳斯科特签署协议,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印第安人实现了技术交流,随后,曼纽尔又组织开展了多次洲际印第安人会议。

曼纽尔希望“表明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并非陈列在博物馆中的遗

物,而是在一些社区活生生地存在着,这种文化对于将来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印第安人的习俗也像其他文化一样,还会成长壮大,而且也有适应新事物的能力”。

##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性的土著居民运动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土著问题被纳入联合国的议题,一直持续至今。

1977年,土著居民第一次集体直接参加联合国的活动。那一年,在联合国驻日内瓦办事处的“万国宫”,举行了非政府组织美洲土著人民遭受歧视问题国际会议。《维护西半球土著国家和民族原则宣言》在会上被通过,宣称土著民应当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30年后,2007年的9月13日成为了世界土著人民值得铭记的日子。在这天召开的第6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体会议上,以143票赞成、4票反对、1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主席维多利亞·托利-科布兹女士将《宣言》描绘为:“表达着我们及我们的祖先长期为之奋斗的最重要的权利的强烈宣言,这些权利就是:我们的自决权,我们对拥有及控制我们的土地、领土及资源的权利,我们的事先自由知情同意权利”。

1982年,联合国成立了土著居民工作组。从1982年至1994年,工作组一共召开了十二届会议,均涉及宣言草案问题。在1984年的会议上,经过与参会各国土著民的艰难商讨,大会达成了17项原则,构成

了《宣言》的最初基础,拟制宣言的草案工作从1985年开始进行。经过数年的反复修订,在1993年召开的11届会议上完成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草案》的制定。历时八年完成的草案的进一步修订工作,转交给1995年成立的宣言草案工作组继续进行。

从1995年到2004年,宣言草案工作组负责审议和修订草案稿本,再形成一个新的稿本。在宣言草案工作组的第一届会议上,土著核心小组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呼吁不加入任何变动、修改或删节,立即通过小组委稿本,声称该稿本中已经列入土著民权利的最低标准,这就是所谓的“无变动立场”。但只有三个国家愿意无变动地接受小组委稿本。到了2004年,草案部分的45条文案,只有两条通过了宣言草案工作组。

2004年宣言草案工作组举行了第十届工作会议,草案谈判仍在继续。大多数国家仍不愿接受该稿本中的最基本条款,土著代表们依旧坚持无变动原则,双方僵持不下。自宣言起草以来,已经过去近20年,草案迟迟未能通过,很多土著民已经淡忘了这件事。为了扩大影响,在2004年底的第三周谈判时,有六名土著代表在日内瓦万国国会会场进行了四天的绝食活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注意。11月29日,一位墨西哥土著人代表六位绝食者将一份声明交给宣言草案工作组。

其中一位绝食的土著长者以击鼓咏歌的方式为草案祈祷:

我们不愿意让我们的权利被拿到联合国的这个过程中来谈判、做妥协或被削弱,这个过程由土著民

发动,已经20多年。联合国自己说,人权是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必须不受歧视地适用于所有人民。

绝食者收到了700多封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子邮件,表示支持他们坚持的宣言草案。这些邮件也被转交给与会各国代表。2005年,越来越多的国家似乎都同意不对宣言草案做大的改动,土著代表们也坚定地站在一起,捍卫草案中的关键条款。又经过两年的反复谈判,大多数国家达成共识。在2007年宣言通过时,只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然而,在此后的三四年里,这四个国家都转变立场,支持这份宣言。2008年,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向“被偷窃的几代人”道歉;2009年,澳大利亚家庭、住房、社区服务及土著事务部部长珍妮·麦克林女士代表澳大利亚正式签署《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一年后,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在2010年4月也宣布支持《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一个月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举行的各部落民族大会上宣布,美国将向《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提供支持。

至此,在联合国各成员国之中,再没有反对土著宣言的国家。当然,我们没有承认,实现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是困难的,土著人民占全球人口约6%,围绕土著人民形成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且历史长达数百年。土著人民的权利保障虽然初见成效,但完善的路途还很漫长。  
摘自《看历史》2013年10期

## 感谢生命的美意

廖智



一个女孩子,从轮椅上跌下来,然后在大家的鼓励中重新找到了自信和快乐。那时候,我们这个艺术小组的人员已经越来越壮大了。最初,三分之二都是身体残疾的孩子,后来,来参加的小孩的孩子越来越多,几乎是一半一半了。表演这个节目,孩子们都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会挑选一个残疾的孩子担任轮椅上的女主角,我却挑了一个健全的女孩子,还是他们班上最优秀、最漂亮的女生。他们很惊讶,我却早有计划,我希望不管是残疾的孩子还是健全的孩子,都能通过排练这部短剧来学会互相理解和互相支持。

在这么多人面前演戏,还是演一个残疾的孩子,那个女生觉得自己没法做到,一直都突破不了心理关。后来,所有的孩子,不管是残疾的还是健全的,都过来鼓励她,说我可以的,你没问题的,你就坐在那里,然后跌下去就好了。孩子们还示范给她看。但那个女生一直很害羞,虽然大家都在鼓励她,她却一直不愿意演,最后都哭了,说,我不行,我做不到。

当时,学校里面的那些社会工作者就说,廖智姐,你就不要逼她了,她不爱演就算了。社工们对这群孩子一直特别照顾,想要维护他们的尊严。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好意,自尊心是好的,但是如果他们的自尊心太强、太敏感了,就会对自己的认识产生偏差,会变成一个易碎的瓷娃娃,只能听到理解的声音和赞美的声音,听不得任何的反驳。这样的呵护,从长远来看,才真的是一种伤害,会让他们变得更脆弱,而不是更强壮。我曾经遇到过一些残疾的成年人,他们的内心非常敏感,在路上有人对他微笑了一下,他都会觉得那是种嘲笑。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在教育孩子的方式上产生了分歧,我们几个人觉得有必要先统一思想,于是,我们让孩子们先去练舞,然后到旁边去开了个小时。我说孩子们的自尊心是很重要,但健康的人格更重要,我们需要去锻炼他们,而不是过度保护他们,迁就他们。可能因为我非常坚持,几位社工也没办法,就说那你去试试吧。他们就抱着质疑的态度在一旁观望。

我回去后,就去找那个女孩聊天,问她准备好了没有,我们要来试第二次了。

## 28.华夏的弃儿

经过一个星期的跋涉,刘强一行来到“孟帕”。山口的岗哨见了刘强递上去的信就放行了。来到寨子里,刘强见这里的房子都是竹木结构,屋顶上盖着茅草。寨南有一座红铁皮屋顶的小楼,楼前的广场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飘扬。这显然就是司令部。司令部的长官是一位三十多岁被称作“陈团长”的年轻军官。他见过刘强的信,就很客气地说:“请问有什么事?”

游击队小头目连忙上前说明来意。陈团长听罢,奇怪地朝刘强瞥了一眼,说:“那就卸货吧!”卸货时,刘强才发现,这批用厚厚的油布包着的货,竟是齐崭崭的枪支弹药!他想这支游击队,自称是世界上最革命的队伍;而从广场飘扬的旗子来看,这支山寨武装,应该是他们的敌对方——国民党军残部。不辞辛劳地把自己的武器送到敌方来,简直是天方夜谭!刘强被弄糊涂了。

卸完武器,陈团长召来勤务兵,低低耳语了几句。勤务兵就带着游击队的人和马车走了。刘强刚想去,陈团长说:“刘先生,让他们去取货吧,你在这里等他们好了。”“他们去取什么货?”刘强一脸茫然。陈团长一身旧军装,鼻梁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有些书卷气。听刘强这么问,眼睛里充满了疑惑:“你不知道?”刘强觉得现在是摆脱游击队的好机会,便点点头:“我是来这里的路上被他们抓的差,他们的事我不知道。”

陈团长听罢,亲切地一笑:“好,我明白了。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去管他们了,请跟我来——”他把刘强带到了自己的家里。他的家也是一幢茅草盖顶的陋室,陈设十分简单。这时有个小孩走进来:“报告陈团长,饭菜准备好了。”陈团长点点头,不一会,酒菜就全上了桌。除了一盘熏野猪肉,其余看上去都是些瓜菜豆类,一点也不精美却也清爽。喝了几口酒之后,陈团长问:“你怎么会认识我妈的?”“我跟陈太太是教友。”刘强这才明白陈太太是他的母亲。陈团长一听,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刘强笑道:“怎么,我不像基督徒?”

“看你的样子,明明是从那边过来的知

青嘛!”陈团长说。刘强笑道:“好眼力!不过我比那些中学生长几岁,算是大学知青。”“大学生啊?”陈团长眼睛一亮,给彼此的杯子又斟满了,“那边过来的知青大多是来参加游击队的。”刘强一听,知道这是他的疑问所在。他仰脖,把陈团长倒的一杯米酒喝尽了,然后就将自己在国内获罪劳改到出逃后的经历,大致说了一遍。关于宝贝、关于皎皎、关于自己被害吸毒的事没有讲,他不想让自己的心太痛。可即使如此,他也几度哽咽:“我为身之炎黄子孙,却无家可归,有如丧家之犬……”

忽然,“砰”的一声,一拳重重地敲桌子上:“兄弟,你算什么丧家之犬?!你走到哪里,总归还是中国人。可我们孟帕的这些弟兄,逃到人家的大地盘上,被驱赶在这里,一死就是一大片;我们赖在这里,还要被迫替别人去打仗;我们无国无家无依无靠,我们才是真正的丧家犬啊!”刘强见陈团长脸颊通红、眼里噙着泪水,就端起酒杯劝道:“兄弟,基督历尽苦难,才得以重生。”陈团长一声感慨:“看来我妈是真是喜欢你!唉,也许我妈是对的,上帝终究没有抛弃我们。我们毕竟生存下来了。不过,仍然是风雨飘摇中的一艘破船,所有的恶浪都对我们心怀叵测……”

天色渐渐昏暗下来。陈团长点亮了灯。刘强真诚地说:“主能使黑暗降临,也能让光明升起。只要人间有爱,苦难会过去的……”

突然,陈团长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兄弟,留下来吧!你是大学生,有知识文化。留下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看着陈团长渴望的目光,刘强觉得无法推辞:“好,我……答应你!不过,我还有一件事要办,办完了就回来。”刘强说的“重要事情”,就是他想回去把魔石交给秦阳牧师。“好,好!”陈团长大喜过望。两人畅饮至夜深。在送刘强去住处的路上,陈团长的手搭在刘强的肩膀上:“来,我们唱个歌……”

不等刘强有所反应,他就放声唱了起来:华夏的弃儿在异乡流泪/我们流落在亚热带的丛林里/任人宰割、任人驱使/没有人肯给你怜悯和正义/权力的拔河,输赢要绳子承担/苍天啊苍天,这是什么道理?!刘强听着听着,泪水从眼眶里溢出,模糊了视线……

## 魂之歌



竹林